

不是去年枝上朵

春日爛漫時節，河岸公園的一片桃林，真正的灼灼夭夭，花團錦簇。清代錢大昕有一首詩：「淵明神遊桃花源，六如身住桃花塢。不是人間第一流，難與桃花論寶主。」

五柳先生陶淵明、六如居士唐伯虎這些一流人物，都留有桃花名篇。但桃花卻並非勢利眼。就像不才的一雙濁眼，不免也要附庸風雅，和老陶、老唐一樣，對桃花多看上幾眼。桃花也照常的搖曳生姿，並不區別對待。

然看花的人心境是不同的，性格樂觀的、諸事順遂的，自然是滿目盎然；多愁善感的、流年不利的，未免就會傷春。王國維當年就有一句：「君看今日樹頭花，不是去年枝上朵。」這跟古希臘哲人說的「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有點異曲同工，但是更加感性。

若按王國維的思維，崔護的「人面桃花」就更加淒愴。「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跟人面相映紅的是「去年枝上朵」，早就零落成泥碾作塵，與「今日樹頭花」何曾有絲毫關係。

春風也不是去年的春風，甚至，崔護又豈是去年的崔護呢？去年的崔護，是漫無目的地到長安南莊「city walk」，偶然邂逅麗妹；今年的崔護，卻是抱着功利主義直奔目的地，結果竹籃打水。總之，一切都變了。

劉禹錫也有類似的經歷。「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輕描淡寫的幾個字，飽含了無盡的心酸。距離「前度」到長安玄都觀看桃花，已過去了十三年。漫長時日，劉禹錫接連被貶謫蠻荒，又經歷了母親去世、摯友柳宗元病逝等很多傷心事，自己也早已青絲變白髮，「不是去年枝上朵」了。

春天年年都有，但每年都只有一個春天，也只有一個桃花、春風、你我。且看且珍惜。



瓜園
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加爾達湖畔的白月光

加爾達湖是意大利最大的湖，也是北意大利人的「桃花源」，米蘭開車兩小時即達，一到周末，湖畔的度假村、水上樂園就都「活」起來了，讓人不知煩惱為何物。而盧佳娜（Lugana）就是在這種氛圍裏被釀出來的，產區橫跨倫巴第和威尼托，外人看它如同隱世高手，但對鄉裏鄉親們來講，卻是再熟悉不過的「白月光」。

盧佳娜用的葡萄叫Turbiana，名字有些拗口，還一度被認錯身份，吃了「替身文學」的虧，直到完成DNA測試，才證明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品種。

這種葡萄晚熟，果粒不大，皮稍厚，能在高手雲集的意大利脫穎而出，說到底得益於這片湖。加爾達湖蓄了幾千年的水，腳下黏土是冰河時代的恩賜，富含礦物質，細密扎實，持水性好，葡萄在這種濕潤又通風的環境裏慢慢悠悠往最深處扎根，積累了超乎尋常的香氣。就像當地人說，「湖養了人，也養了酒」。雖然產區規定可以加入不超過百分之十的其他本土白葡萄，但幾乎所有酒莊都堅持百分之百的純粹，一點都不想辜負上蒼的優待。

盧佳娜有五種不同風格，但要說最受歡迎，也值得一試的，我覺得當屬「Superiore」。普通版本已經很清爽、討喜，但Superiore要經過至少一年的瓶中陳放，時間說長不長，卻足夠讓酒從青春期的懵懂，過渡到更遊刃有餘的狀態。香氣不止是檸檬、梨和桃子，更呈現出圓潤的花香、核果氣息，同時帶有堅果和礦物感。

你會突然發現，她越留白，你越想傾聽、探索，也越懂得珍惜這獨特風土培育出的味道。

這瓶酒喝起來，層次感是慢慢浮現的，口感扎實不黏膩，酸度絲滑，推着果味不疾不徐地貫穿始終。若隱若現的礦物味道會給你的味蕾一記「暴擊」，彷彿猛地喝到了幾萬年前，冰川消融時的力量。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舊手機的「逆襲」

說起深圳華強北，可謂電子江湖的潮流風向標。車水馬龍的街巷裏，總藏着讓人意想不到的生意驚喜。而今年春天，這裏出圈的不是剛發布的新款旗艦機，反倒是家家戶戶壓箱底的二手舊手機，在電子市場裏上演了一齣活靈活現的「逆襲」大戲。

誰能料到，從前被人嫌棄、擱在抽屜角落裏落滿灰塵的舊手機、碎屏機，如今搖身一變，成了華強北商家們搶着收貨的「香餡餅」。市場行情一天一個樣，價格一路水漲船高：往年二三十塊人民幣都無人問津的老舊

安卓機，如今即便開不了機，也能賣到兩三百元；十年前的舊款旗艦機，回收價更是直接翻了三五倍，就連碎成兩半、泡過水的報廢機，只要主板芯片完好，商家都願意高價收下。有做了八年回收生意的商戶感慨，現在半天就要調一次報價，從前挑三揀四選新機，如今全城搜羅舊機，街頭巷尾滿是找舊機變現的市民，熱鬧得不像話。

這波看似魔幻的漲價熱潮，幕後推手正是一路狂飆的AI浪潮。當下AI大模型、服務器市場火爆，直接

搶占了芯片產能，存儲芯片大廠紛紛轉頭主攻高利潤的AI專用芯片，大幅縮減手機芯片與閃存產能，導致相關元器件供不應求，價格一路暴漲。新機成本居高不下，售價隨之走高，普通消費者換機意願直線下降，要麼把舊機修修繼續用，要麼索性拿去變現，二手手機市場與折機芯片需求爆發，舊手機的價值被重新定義，再也不是無人在意的電子閒置品。

不少市民在家翻箱倒櫃，找出七八年前塵封的舊機型，有人拿着七部老舊安卓機，直接換回了一台二手

iPhone 11；有人原本打算扔掉的報廢機，意外賣出幾百元，直呼這波行情來得太驚喜。

這場發生在華強北市井裏的舊手機逆襲，看似是街頭巷尾的小熱鬧，實則藏着科技產業變革的大邏輯。一部小小的舊手機，無意間成了AI時代產業變遷的有趣縮影。



灣區聽雨
黎園
逢周四見報

「上岸」

從去年十二月踏上初試考場，到今天三月進行覆試與面試，一位朋友家的孩子終於被南方一所高校錄取為研究生。她從二〇二三年就開始報考研究生，經過三年努力，如今終於如願，大家都恭喜她成功「上岸」。

「上岸」經常指年輕人熬過激烈競爭，終於達成預期的理想目標。今天大學生們的考研、求職之路，可謂要過五關斬六將，有人脫穎而出，有人暫留原地，這讓筆者想到小時經常玩的「搶椅子」遊戲。

這個遊戲將板凳圍成一圈，小夥

伴也站成一個圈，當主持人敲臉盆喊開始，大家就圍着板凳同向轉圈，腳步隨敲擊聲快慢調整，當敲擊聲戛然而止，所有人要立刻搶坐到板凳上，因為差一個板凳，所以每輪總有一人被淘汰。淘汰者下場，同時撤下一個板凳，新一輪角逐開始，如此循環往復，爭奪到最後一張板凳的人成為最終勝者。

一把小小的椅子，搶到了就是這一輪的贏家，便是短暫「上岸」。這個充滿趣味的遊戲，不僅鍛煉觀察能力、速度和靈活度，更能磨煉心態，

畢竟長大之後，要面臨人生更多的「搶椅子」競爭：心儀的院校、穩定的工作、理想的生活，每一階段都需要做「眼疾手快」的先行者，才能佔得有利先機。

有時為了不被淘汰，只能奮力搶到身邊最近的、夠得着的椅子先坐下。

像朋友家孩子，最開始的目標是一所重點高校，兩次不中之後，今年主動「降格以求」，報考了名氣稍低一點的大學，從而「落袋為安」。今天更值得深思的是，隨着人工

智能的快速發展，「搶椅子」競爭早已不止於人與人之間，機器人逐漸走進各行各業，不少崗位面臨着人機同台競爭的局面。「椅子」越來越少，對手又越來越多元，想要成功「上岸」，未來比拼的將是更硬核的能力。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三、四見報

改編的核心是理解

這兩年民族舞劇創作如火如荼，《只此青綠》掀起的熱潮未減，《紅樓夢》又成現象級作品。黎星作為當代著名編舞，其繼《紅樓夢》後的新作《牡丹亭》在去年首演後亦迅速成為話題之作。今年香港藝術節將此舞劇作為開幕演出，亦可見組委會對此劇之重視。

為何經典名著的改編常以失敗告終？我認為問題出在對作品核心情節和立意的準確理解上。尤其是《紅樓夢》、《牡丹亭》這樣結構複雜、情節豐富的作品，改編時往往只能提煉和簡化。而對於原著精神的復刻是否

準確，核心就在這提煉和簡化之中。本次所觀之《牡丹亭》是從五十五齣湯顯祖的傳奇本子裏擇其要者述之，與崑劇舞台的一晚本情節保持一致。但由於舞劇是被限制的藝術，因此情節與情感都需要通過肢體以及表情的輔助來進行表達，表達難度自然高。

整體而言，舞劇版《牡丹亭》不能說是個糟糕的改編，尤其編舞、光影設計和空間結構可謂美輪美奐。主演胡婕和羅昱文不僅形象好，肢體表現力也很不錯。我尤愛《驚夢》部分，編舞將崑劇舞台上不會具象表現

的親密情節展現得唯美而不露骨，是全劇的高光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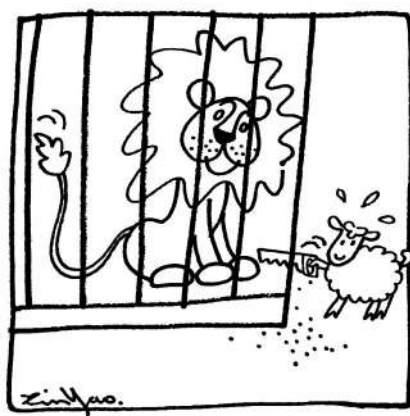
但全劇看完後，我覺得杜麗娘的藝術形象未能有效建立，湯顯祖筆下的杜麗娘是大膽追求身體和情感解放的「蕩地驚天女俊才」，絕不是小鳥依人的「戀愛腦」。杜麗娘對夢中情郎的追求代表了她在一個程朱理學主導社會倫理的時代中，對人生控制權的追求。在湯顯祖寫作的年代，這極具先鋒精神。人物形象建立的欠缺源於劇本改編得一般，杜麗娘的反封建精神只在開頭有所表現，到後來越來越淡，情節主線完全變成了男女愛情

故事。而花神在原著裏只是一個夢引角色，其在舞劇裏竟然比杜麗娘存在感還要強，令人費解。

所謂古典名著改編，在我看來只有改好的稱之為改，改壞的該稱之為毀。名著的改編常常是費力不討好的，但我想，既然要做這份工作了，還是要深入理解原著的精神，畢竟改編的核心是理解。



痴齋囁語
徐成
逢周四見報



生活中要警惕由善因而結出的惡果。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照顧腦退化病人小經驗

八十歲以上長者，患腦退化的差不多四個人中便有一個，照料他們的工作十分吃重，下面是一些照顧者的經驗。

腦退化患者常有記憶上的錯誤，像吃了飯說沒吃過，兒女剛來探望說沒來過，別跟他爭辯，也別怪責他沒記性。

但你可以說：「今天的魚湯很鮮甜，你飲了兩碗。」「阿芳剛才買了燒鴨來看你，今晚加餸。」

患者多數要服多種藥，忘記吃固然不好，吃多了情況更糟。

因此標明日期的藥盒不可少，是給照顧者看的。

服藥時間要固定，必須親眼看着他吃了。

一些簡單的動作要患者自己做：按鈕扣、縛鞋帶、開電視、選台、打電話、織頸巾、包餃子……

保持他的視覺、聽覺功能良好，佩戴助聽器和眼鏡。鼓勵他閱讀、跟朋友通電話。多跟他聊天，不接受他以打手勢代替說話。

陪他看照片，讓他在照片上

認人。增加外出活動：飲茶、吃飯、行公園、睇展覽、參加節慶活動。

跟家人玩遊戲：啤牌、麻將、象棋、波子棋、井字棋、猜謎、成語接龍。

永遠保持耐性，言語溫婉，面帶笑容。



南牆集
阿濃
逢周四見報

茶不語

又到一年春茶季。往年這個時候，採茶工都是極為搶手的，今年朋友的茶山也在為採茶工盡快到位不停地聯絡，我好奇地問朋友，今年在手機上刷到的一段段採茶人採茶視頻，到底有沒有真實的採茶人進場採茶？他說，雖然這些機器人大規模進駐茶園還需時間，但科技改變茶產業的未來，早已不是預言。

明前茶貴如金，芽頭一日一長，採摘時機稍縱即逝，每到採茶季，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高成本「戰役」。茶農每天凌晨上山，手指翻飛十多個小時，也不過二三十斤鮮葉。這活兒不僅辛苦，更是個技術活，老嫩判斷、手法輕重，全憑經驗。熟練採茶工的日薪已突破三百元人民幣，還得包吃包住。人力成本高、人手短缺，成為許多茶園無法言說的痛。

如今，科技開始替人上山了。

在杭州的茶園已經有採茶人採摘西湖龍井，採茶機器人搭載視覺識別系統，能精準識別芽頭的嫩度與位置，機械臂以固定頻率起落，一天的工作量抵得上四五個熟練工，他們不知疲倦，可以連續作業。與此同時，無人機也在茶山中深度參與，巡迴監測病蟲害，獲取土壤濕度數據，甚至承擔起山地運輸和精準噴灑的任務，數據傳回後台，茶園管理逐漸從靠經驗轉向靠算法。

雖然目前這些場景大多還停留在試點和示範階段，複雜地形的適應性、極端天氣下的穩定性、設備成本的攤薄，都是仍須跨越的門檻。但未來的茶山，方向已經清晰，茶不語，但趨勢在說話。



九連環
薩日朗
逢周四見報

初來乍到

筆者首次參加潛水教練組織的旅行團，目的地是菲律賓科隆島，要轉乘內陸航班才可前往。一行九人隨即找內陸航廈，卻看不到任何指示，連問路過的機場工作人員，對方也好像不太懂。然而領隊明明記得兩座航廈是相連的，卻沒時間再找了，唯有聽從機場員工的建議，在機場外乘接駁專車。

然而車站職員卻表示，若我們再等，有很大機會遲到。這時站長建議我們付五百菲律賓索索租車趕往。我們雖滿頭問號，卻也只能乖乖就範，車子最後竟停在跟上車點相距只有數米的航廈，從沒人告訴我們只要向左走數米，就不必勞師動眾，當了冤大頭。

科隆島比我預期的落後髒亂，馬路凹凸不平，而且電車和篤篤車左穿右插，但看得出亂中有序。市中心滿街是招呼遊客的食肆、潛水店、紀念品店，總算出現了度假

的氛圍。不同酒吧都有外籍人士在悠閒喝咖啡，人們打扮得非常隨意，穿拖鞋、短褲、背心，沒有高低檔次的分別，因此就沒有比較，生活壓力也就一掃而空。

踏進酒店房那刻，我驚訝於它的老舊。原以為酒店至少有泰國普吉島同價的水準，怎料只有如舊公寓般的裝潢。不但沒陽台，連唯一的窗也只能看着工地，而且有許多不知名的小昆蟲，因此窗也不能開。幸好冷氣充足，哪怕整夜像火車開動般發出噪音，我也接受了。洗手間沒窗戶與抽風機，整天濕漉漉，讓人難受。這樣的環境，究竟筆者的旅程將會如何，是失望還是盡興？請讀者拭目以待。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